



## 訪談錄

撰文：張綺霞 ellacheung@hkej.com  
攝影：陳縱宇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真正展現公主身份的，不是華衣美服，不是珠寶皇冠，而是自信寬容的氣度。不丹公主Ashi Kesang Choden T. Wangchuck（下稱Kesang Choden公主）正能體現這一點。長相清秀，沒有太多化妝，淺藍淡金的暗花外袍襯棕紅色格子裙，配以圓珠耳環，打扮低調，話語輕柔，笑容可掬，言談間流露貴氣。隨行者多次提點記者走路時要讓公主先行，同坐時公主一定要在正中，她對這些繁瑣禮儀不太在意，甚至常坐錯了位置，調皮地說其實更喜歡這樣，沒有一點架子。

她是有「不丹現代化之父」之稱的第三任國王吉格梅多吉旺楚克（Jigme Dorji Wangchuck）的外孫女，現任國王的表親，並繼承了她的皇祖母的名字。皇祖母熱心宗教和文化保育事業，她也走上相同的路，為不丹唐卡的復修和推廣出心出力，早前更把一幅珍貴作品帶來香港，為本地祝願。

## 不丹公主傾力修復國寶唐卡



Ashi Kesang Choden T. Wangchuck 小檔案

**學歷：**澳洲坎培拉大學商學系  
**職銜：**不丹唐卡修復中心行政總監  
**著作：**Zangdok Palri: The Lotus Light Palace of Guru Rinpoche

這位不丹公主的母親也是公主，名為Ashi Pema Lhadon Wangchuck，是第4任國王的妹妹，在皇室家庭成長，她自言其中的教育跟普通家庭沒有太大分別，要學習一系列的傳統禮儀。只是母親沒有把她送去學校，留在家裏親自教導，更常安排僧侶作她的宗教導師，指導生活中的一切。以皇祖母的名字命名，兩人關係親密，皇祖母也經常給她說各種佛教故事，每次去探望僧侶，公主總陪伴在側，幫忙打點，耳濡目染下，也對宗教產生濃厚興趣。

藏傳佛教寧瑪派祖古，伏藏師頂果欽哲寧波車（Dilgo Khyentse Rinpoche）在不丹備受尊崇，公主也有幸在小時候跟他學習。雖然他在她7歲時就圓寂，但仍有深遠的影響。「我總是急性子，他讓我明白要多用耐心處事和多體諒。他總能明白一切，無論你做什麼都可以，無論是好是壞都不判斷，他接受你真正的樣子，這讓我也開始接受自己真正的樣子，接受自己也曾犯錯，變成一個更好的人。」

### 泰國念國際學校

她在家裏一直學習到12歲，才到泰國讀國際學校，離開了自己國家，沒有家人的牽掛，她也從公主變回普通人。「我小時候是有點被寵壞了，寄宿學校把壞習慣都糾正過來。」隨後再到澳洲入讀坎培拉大學，她同樣感到很有習慣。「那是陽光與海灘的國度，我卻是來自山中的國家，也要一段時間適應。」兩地人的價值觀大不相同，她也花了一段時間摸索。「西方人總是比較獨立，較個人主義，在那邊我總是感到寂寞，因為家人都不在身邊。我慢慢也學會自立，從前我總是害羞，在澳洲我則學會自信。」

成長於未完全開發的不丹，走進紙醉金迷的西方大都會後，眼前的一切都教她驚訝。她曾到訪紐約一次，發現街上的人都不肯看人，匆匆從身邊擦過，「就像是你



公主5月初來港演講，分享修復唐卡的心得。



公主此行帶了一幅珍貴的古老唐卡畫像來港展示。

不存在一樣，是街上的一件死物。他們太忙也太專注於自己的世界，那對我來說有點難以接受。」

在不丹，人們都是以小社區的形式過活，人情味濃厚，「因為人很少，社區也很小，每個人都知道彼此，很容易就連結。」但澳洲也給她溫暖的人情。「澳洲人普遍都開放而善良，因此也很享受那裏的生活。」Kesang Choden公主受祖母影響甚深，祖母對宗教事業甚熱心，積極資助僧侶，也致力保存古舟石、建築與藝術，她還傳了這方面的熱情，如今她已是不丹唐卡修復中心的行政總監，更協助撰寫相關研究論文和書籍。記者問，走上這條路是否她的選擇？她優雅一笑，輕聲道：「我們皇室成員從來沒有用這種方法想事情。」

對於皇室成員來說，對國家的責任並非強加於身，而在潛移默化中意識到自己的位置。「小時候其實我想成為太空人，很沉迷《星空奇遇記》（Star Trek），從沒想過要當我外祖母什麼的。但當你與她朝夕相對，看着她為他人生命帶來的改變，也會被自然感染，想做同樣的事。」她積極推廣不丹唐卡藝術，本月初更應亞洲協會香港中心之邀來港演講，又帶來剛完成的唐卡給香港製作曼陀羅沙畫，活動完結後把彩沙分發給民眾，傳遞對此地的祝福。

她表示，不少不丹保存的唐卡作品都歷經百年，非常脆弱，不能輕易移動或觸碰，不宜修復。也有不少比較容易處理的，例如只是顏色剝落、被水漬破壞、被蟲蛀掉等，只要稍作清潔，在避免觸碰的情況下填補破壞的部分。負責修復的都是對唐卡非常熟悉的學者與僧侶，就算有大片面積受損，都能推測到畫作的原本面貌。例如他們會修復一幅2英呎乘2英呎的太極作品，它碎裂成一堆碎片，需要花1年時間逐塊碎片用放大鏡比對，還原至原來的位置，若不熟悉唐卡意象構圖無法完成。

### 唐卡具靈性力量

在當地觀念中，唐卡本身帶有靈力，因此須要進行儀式才可進行各種動作。「每次我們要把唐卡從石像或寺廟取走，以及接觸唐卡之前都要舉行儀式，由僧侶或喇嘛主持——要得到菩薩的允許，因為唐卡的歷史久遠，靈性力量都在上面寄居已久，因此要得到指引，讓我們把力量與唐卡一起帶走，修復後要再進行儀式，為唐卡再次祝福加持。」有些唐卡因為被認為有某種力量，需要留在寺廟中，甚至只能留在它所收藏的位置，不能搬移到工作室，要

由專責修復的僧侶前往收藏地點。「有時甚至不允許我去觀看，只有僧侶才有權。（看照片也不可以嗎？）那些照片儲存在另一個地方，我是不能碰的。」

在不丹境內有超過二千所寺院，她笑言不是每所寺院他們都有聯繫，而且不少都在交通不便難以到達的地域，如今仍在不斷「尋寶」中。他們接觸過最古老的唐卡由不丹大臣唐噶新佛寺（Tamtshing Lhakhang）收藏，創作於十四世紀，那是伏藏師佩瑪林巴（Terton Pema Lingpa）監督下繪製，表達其靈視（vision）境界所見畫像，多年來有寺廟僧侶致力修復，如今仍保存完好。

回看多年來的工作，Kesang Choden公主自言最難忘的是修好一幅絲製、有5層樓高的大型掛畫，工程龐大，因為要趕上祭典，須在兩個星期內完成，壓力不小。「這作品非常精細，是十七世紀的創作，它長期掛在建築物外，許多地方都損壞斷裂了。」整個復修團隊只有她和其他五位僧侶，作品太大不能搬移，他們只好不眠不休地在寺廟中工作。「從日出到日落不停地織補。僧侶很用心地做，我也嘗試幫忙，但他們老是說我做得不好，要重新拆過再做，做了10次也是如此，因此我也放棄了，改為為他們斟茶遞水。」

時間緊迫，但最後總算完成。「雖然在掛起作品的那個早上他們仍皺着眉頭，說這裏那裏還需要補幾針。」正當他們以為迎來民眾之後就可完工之際，忽然聽聞國王要來視察。「聽到國王來，僧侶都怕得想跑掉，我馬上把他們拉住：要他們好好留下回答問題。最後他們也被我說服，忐忑不安地等着。原來不只國王，連我83歲的皇祖母也來了，就算要爬那麼多樓梯也不怕，因

為他們知道這些僧侶花了很多精神，非要看不可。」這群焦慮的僧侶最後也獲大大嘉許，讓他們樂了一整天。

### 國王會聆聽民意

近年不丹推動許多現代化政策，更落實了民主選舉，但皇室在當中仍有一定影響力，他們如何處理當地新舊價值的衝突？她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雖然我們是皇室，但也不是過著傳統生活的人。皇室不會強把某種價值加於人民身上，無論是現代還是傳統，都不會命令人民要過怎樣的生活，只會作為一個典範般統領着大家。國王也曾說道，作為一國之君或領導人，需要保持謙卑和簡樸作風，要身體力行地活出善良和無私等信念，與人民之間不應有隔膜。當國王在路上看到有民眾在等他，就會停低下車聆聽，這樣的瞭解仍能一直保持着。」

不丹曾高居世界國民快樂指數的榜首，她認為是因為佛教影響之故，覺得萬物皆為自己的母親，需要全心善待，帶著感激對待。不丹人每天普遍仍保持早晚禱告的習慣，早上會先唸經，許下一天的期許，希望自己整天都能保持善良與愛心，能為他人帶來益處，「然後整天都要時刻留心，每一個時刻，每一個微小的選擇，都要擇善而行，一句話就能起到很大改變。」

Kesang Choden公主期望，不丹的生活模式能為世界帶來啟發，當無時無刻都選擇善念，改變由此而生；「一念之差就能帶來正面的改變，而且改變是一個傳一個，能超越地域疆界。」如今不丹也在不斷轉變，她寄望：「希望我們仍能保持我們獨特的生活方式，不需要過多的發展，但也不要太少發展讓民眾受苦。這是困難的，也要看人民的選擇。」



◎日常除了行政推廣工作，公主也會落手進行唐卡的修復，並為唐卡撰寫研究和介紹文章。

## 唐卡等同電影

宗教、藝術與生活，在不丹的生活中經常緊密結合。Kesang Choden公主笑言，自己從嬰兒時期就開始接觸唐卡，「它們就掛在屋裏和寺院四周，小時候長輩經常指着當中的人物細節向我們說當中的關係與故事，透過這些故事傳達哲理。」在她成長的年代，物資缺乏，看唐卡是孩子的一種娛樂。「我們家裏沒有電視，唯一的娛樂是每星期出去看一次卡通片，因此看唐卡對我們來說就如看電影一樣。」

### 以身作則教子女

如今她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也想對他們多加熏陶，讓他們多認識自己的工作，他們卻不肯隨我到工作室去，說太悶了，不想看我花五個小時才能修補一件作品。」孩子也愛與她一起早晚禱告，又愛聽佛家故事，但有時候也會拿來玩iPad。「我不會強迫他們，只是如我媽媽和祖母般身教。」工作忙碌，她的公餘時間全奉獻予孩子，又或者出席家庭聚會，她打趣說自己生活頗沉悶：「我其實沒有什麼社交時間。」

◎她常想對自己的孩子多加熏陶，讓他們能多認識自己的工作。

